

游在欧洲

我有种强烈的愿望想去四处游荡。我想走遍欧洲。我的确做到了。

我的首次欧洲之旅带给我很多小惊奇，其中之一就是我发现世界竟是如此丰富多彩，本质上相同的事处理起来却方式各异，比如吃喝或买电影票。

记得第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在哥本哈根独自一人去看电影。在丹麦，买的电影票上有指定的座位号。我走进电影院，发现在我的票对应的座位旁，只有一对年轻情侣。这对情侣如胶似漆地拥抱着在一起，让人联想到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人们在码头上重聚的情景。我感觉坐在他们边上就如同要求加入他们一样让我尴尬，因此，我选择隔了几个座位坐了下来。

人们陆续地走进影院，对照电影票找到位子，在我们周围坐了下来。电影开场时，在宽敞空旷的观众席的中间，扎堆地坐了约 30 人。电影开场两分钟后，一位女士艰难地挤到我这排，在我座位旁停下，用严厉的口吻告诉我，我坐了她的位子。这让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安地重新确认自己票上的座位号，直到人群中纷纷议论说我是一个美国游客，因此没能遵循简单的就座指示。最后，我带着一丝羞愧被指引着回到指定的位子。接着，我们 30 人如同一艘超载的救生船上的难民一般挤作一团继续观看电影。那时我想，有些国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好，然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们却做得糟糕许多。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小发明是如此独特、精巧，以至于我们总是由它而联想到那个国家，比如英国的双层巴士、荷兰的风车，还有巴黎人行道上的咖啡馆。然而，也有一些大部分国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事情，有些国家却完全无法领会。

比如，法国人就无法掌握排队的窍门。他们一遍遍地尝试，但这似乎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无论你去巴黎的什么地方，都会看到整齐的队伍在公交车站排队候车。但公交车一到站，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第一个上车，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们排队的意义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英国人无法领略吃的一些基本要领，证据就是他们吃汉堡时本能地会使用刀叉。令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很多英国人还把叉子反面朝上放，把食物放在叉子背面保持平衡。我在英国生活了十几年，但在酒吧和餐馆里，我还不得不压制这样的冲动——走上前对那些陌生人说：“打扰了。可以允许我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吗？这样就不会把豆子散落在整张桌子上了。”

德国人可能会对幽默感到困扰，瑞士人好像对乐趣毫无概念，西班牙人丝毫不觉得在半夜吃晚饭有什么不同寻常。

是的，欧洲人是如此不同，语言是差异之一。

当我告诉伦敦的朋友，我将周游欧洲各地并要把旅行经历写成书时，他们说：“哦，你肯定会说很多种语言吧。”

“嗨，我不会。”我会带着一点骄傲回答，“我只会英语。”然后他们就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但是就我而言，那正是国外旅游的美妙之处。我想没有什么比置身于一个几乎一无所知的国

家更能激发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突然之间，你又回到了五岁。你无法读懂任何东西，你对事物的运行方式只有最基本的感知，你甚至无法安全地穿过马路。你的整个存在变成了一系列有趣的猜想。

在我所住的奥斯陆的宾馆里，女服务员每天早上都留给我一盒叫作 Bio Tex Bla 的东西，用法说明上说它是一种 minipakke for ferie, hybel og weekend。我乐呵呵地花了好几个小时，闻它的气味，试验各种可能的用法，还是不清楚它到底是用来洗衣服的，还是用来清洗抽水马桶的。最后，我判定它是用来洗衣服的。结果，在奥斯陆余下的几天里，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听见有人互相议论：“你知道吗？那个人身上有马桶清洁剂的味道。”

然而，无论是困惑不解，还是陶醉着迷，我都想体验一下，我想体验一个大洲的千差万别——你坐上列车，一个小时以后，你所到达的地方，人们语言不同，饮食各异，有不同的工作时间，过着如此不同但又惊人地相似的生活。我希望做一个旅行者。

记住旅行的秘诀

每当我翻阅这些年来收藏的一叠叠东西时，我常会无意间看到某篇报纸文章，当时随手一塞，早已经遗忘。我漫不经心地看它一眼，又把报纸翻过来，然后发现写在背面的东西总显得更为有趣。机缘巧合似乎总胜过精心计划。旅行也是这样。无论我写了多少旅行日志，拍摄多少照片，发送多少帖子，我发现自己经常记录了错误的事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越南生活和教授英语，我在上课间隙津津有味地观看西方电影、在日记中写满了电影评论。遗憾的是，日记中没有一个词描述胡志明市街头巷尾的生活，而那时，这个城市正处于艰难又激烈的变革中。

同样，九十年代初在俄罗斯学习时，我对着几个世纪不变的洋葱形圆顶大教堂拍了一卷又一卷的胶片，而对在地铁口外举着牙刷售卖的俄罗斯老奶奶视而不见，这正是这个国家起步迈向资本主义的生动写照，而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然，拍摄金顶教堂并没有什么错，但结果就是我所拍摄的俄罗斯与今天人们看到的俄罗斯并无二致。所以当我现在出去旅行时，我试着听听未来的罗伯特想要告诉现在的罗伯特需要注意什么，记录什么和记住什么。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但值得提出，因为当下我们大多数人在旅行时往往会过度记录。配备智能手机和近乎无限容量的存储卡，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拍摄数百甚至数千张照片。与以前不同的是，我们还会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些照片。

这当然也可以，但我经常发现自己像黑色星期五购物者一样急急忙忙地实时传播我的旅行讯息。上周在俄勒冈州东部，我在约翰迪化石层国家遗址的克拉诺区跳下车，快速拍了一张照片，修了图，然后就把照片上传了。做完这些前，我甚至都没实实在在地看一看这些四千万年前火山泥石流中的陆地植物和动物化石。

要改变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游览方式，办法其实很简单：只是放慢速度。这并非独到的观点，

也并不新颖。维多利亚时代，当摄影刚刚起步时，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就批评说，游客手上拿了相机以后对周围的注意力反而降低了。他给出的建议是画素描。他认为花点时间随手画下即便是最简单的几笔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一个地方。

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在一本新出版的关于素描的书中，作者阐释了具有思想性的图画如何能够很好地表达体验感受的精髓。他认为“素描会调动你大脑的更多功能……创建一幅更为详细、更有层次的图谱”。我赞同他的观点。

因此，要想最大限度地增强未来记忆，关键就是要亲历体验，关注你感兴趣的细节，仔细观察它们——也许甚至勾勒它们。只有你知道那些细节是什么。

大多数人在旅行时都会拍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以图画和文字来记日志。我有大约 30 个笔记本，里面填满了十年的旅行片段。最近我一直在一页一页地翻看笔记。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喜欢那些未经修饰的内容：字迹潦草的火车时刻，公交司机滑稽小胡子的素描，还有永远不会写的歌曲的灵感。这些思考可以唤醒被遗忘的记忆，并为那些珍贵的记忆增添色彩。

多年来，我一直给朋友讲我在保加利亚的列车上遇到的一个“山羊语者”的故事。但当我几个月前坐下来想把它写出来时，我能更加清楚地描绘这幅画面，因为我曾试图记录下这些：那个灰白头发的男人如何一边轻轻踏着脚，一边低声耳语；一只小山羊被温暖舒适地裹在一个蓝红色条纹的塑料袋里；事情如何发生在去维丁的途中，而那一天本该是我父亲 65 岁的生日。

我觉得每次旅行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时刻”——它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或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当然，这样的时刻无法提前计划，但我努力去亲历体验，以便在它们可能发生时能够感知，那时我不仅仅是放慢脚步去感受它，我驻足停留。

去年十月，我随着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在《塞文山驴伴之旅》中的脚步前往法国中南部。当我来到勒谢拉尔和吕克村庄之间的小湖泊时，我知道我走近了史蒂文森到过的地方，在这里他写下了这本书经久不衰的名言之一：“我为旅行而旅行。重要的是步履不停”。

我没有听从他的话。我停了下来——去细看去倾听。直到那时，我才听到几片干的树叶从树上掉下来，鸟儿停止了歌声，然后又开始歌唱。直到那时，我才注意到脚下带刺的栗子壳，以及风中摇曳的桦树——那些史蒂文森书中也提及的细节。

我没有拍照，也没有发帖，但我确实记住了。